

本潔

水

滸

宋雲彬敍訂



行印店書明開

# 目錄

|     |         |     |
|-----|---------|-----|
| 導   | 言       | 一   |
| 第一  | 高俅的發跡   | 一   |
| 第二  | 史家莊與少華山 | 一〇  |
| 第三  | 魯達(一)   | 一八  |
| 第四  | 魯達(二)   | 三二  |
| 第五  | 林冲(一)   | 四三  |
| 第六  | 林冲(二)   | 五〇  |
| 第七  | 草料場     | 六三  |
| 第八  | 梁山泊     | 七三  |
| 第九  | 東溪村密謀   | 八〇  |
| 第十  | 三阮      | 八八  |
| 第十一 | 智取生辰綱   | 九七  |
| 第十二 | 黃泥岡事發   | 一〇六 |
| 第十三 | 火併      | 一二九 |
| 第十四 | 閻婆惜     | 一三一 |

第十五 宋江亡命.....一四四

第十六 景陽岡.....一五五

第十七 潘金蓮.....一六三

第十八 紫石街.....一七〇

第十九 十字坡.....一八一

第二十 快活林.....一八八

第二十一 鴛鴦樓.....二〇一

第二十二 武松落草.....二二二

第二十三 清風寨(一).....二三三

第二十四 清風寨(二).....二三八

第二十五 宋江刺配江州.....二五四

第二十六 黑旋風.....二六三

第二十七 潯陽樓.....二七四

第二十八 白龍廟小聚會.....二八七

第二十九 無爲軍.....二九四

第三十 天書.....三〇五

第三十一 真假李逵.....三一三

第三十二 楊雄與石秀.....三七

|      |              |     |
|------|--------------|-----|
| 第三十三 | 偷雞·····      | 三三七 |
| 第三十四 | 劫牢·····      | 三三七 |
| 第三十五 | 祝家莊的毀滅·····  | 三三七 |
| 第三十六 | 雷橫朱仝的入夥····· | 三六六 |
| 第三十七 | 高唐州·····     | 三七六 |
| 第三十八 | 連環馬·····     | 三八四 |
| 第三十九 | 盜甲·····      | 三九三 |
| 第四十  | 衆虎歸山·····    | 四〇四 |
| 第四十一 | 假太尉·····     | 四一六 |
| 第四十二 | 晁蓋之死·····    | 四二六 |
| 第四十三 | 玉麒麟(一)·····  | 四三四 |
| 第四十四 | 玉麒麟(二)·····  | 四四六 |
| 第四十五 | 關勝·····      | 四六〇 |
| 第四十六 | 大名府·····     | 四六八 |
| 第四十七 | 曾頭市·····     | 四七八 |
| 第四十八 | 梁山泊大聚義·····  | 四八七 |

## 第二十六 黑旋風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個黑凜凜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爲他酒性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着宋江，問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廝怎麼麤獠，全不識些體面！」李逵道：「我問大哥，怎地是麤獠？」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卻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麤獠卻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閒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

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廝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閒人，我卻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卻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盞喫，換個大碗來篩！」

宋江便問道：「卻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卻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卻待要和那廝放對，打得

他家粉碎，卻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達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達，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達接得銀子，便道：「卻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達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

戴宗道：「兄長，休借銀子與他便好。卻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他手裏了。」宋江道：「卻是爲何？」戴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卻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緣他去賭輸了罷。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癡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卻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卻去城外閒玩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

李達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卻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達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達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達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達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賭的，卻待一博，被李達劈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

李逵叫聲『快！』脰賭地博一個『叉』。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一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脰賭的又博個『叉』。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了兩個『叉』。』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卻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

小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

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開常最賭得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搜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權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哥，那裏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

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廝如何卻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卻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開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記了冤讎。』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

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怎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銀。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則個。』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餚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卻好。』

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來副座頭。戴宗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餚饌。』李逵笑道：『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歡喜，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便問戴宗道：『這裏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筷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逵並不使筷，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一頭忍笑不住，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筷不喫了。戴宗道：『兄長，一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



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銀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卻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叵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三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便問，大把僧揸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三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強似喫魚。』

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卻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卻醃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笑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晚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

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纒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裏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艙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艙。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敢開艙？那裏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筴篾來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艙板底下一絞摸時，那裏有一個魚。

在裏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卻把竹筴籠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筴籠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把竹筴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裏面單繫着一條棋子布手巾兒，見那亂竹筴打來，兩隻手一架，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卻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筴，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的挑了擔走。

正熱鬧裏，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髯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鳥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不回話，輪過竹筴，卻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筴。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的牛般氣力，直搶將開去，不能彀攏身。那人便望肋下攞得幾拳。李逵那裏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

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卻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煙走了。戴宗埋怨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儻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你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

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個輸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遍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綳髻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走的不，是好漢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攏來，棹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腳。那人更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個輸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和你廝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撓，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通地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個只得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卻着道兒！便扎掙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滾將下去。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個顯渾身黑肉，一個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

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卻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赶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卻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下水裏，趕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扎掙赴水。張順早赶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渰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

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曾認得他麼？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渰得我殺了。』張順道：『你也打得我好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裏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卻不認得。這裏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原來宋江離了梁山泊，和兩個公人取道望江州來，路過揭陽嶺，結識了揭陽嶺上開酒店的催命判官李立，又結識了在揚子江中撐船爲生的混江龍李俊，和專販私鹽的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後來又在揭陽鎮上結識了使鎗棒賣膏藥的薛永，又結識了穆家莊穆太公的兩個兒子，沒遮欄穆弘、小遮欄穆春。又在潯陽江邊結識了船火兒張橫。張橫知道宋江斷配江州，想起他的兄弟浪裏白條張順如今

在江州做賣魚牙子，便託宋江帶一封書去。宋江把這封書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卻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豈非天幸！且請同坐，再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餚饌。

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綰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啗一聲，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個應道：「我船裏有。」一霎時卻輾攏十數尾金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條穿了，先叫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把秤賣魚。張順卻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便殼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果品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鱖。

四人飲酒中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姑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事務，卻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去那姑娘額上一點。那姑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姑娘桃腮似土，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噴，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风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

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釵。宋江問道：『他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

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哥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爲禮。』戴宗勸道：『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卻另置杯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付與李逵，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趕入城去了。

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服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喫魚，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卻見宋江破腹瀉倒在床，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

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

## 第二十七 潯陽樓

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搵了些銀子，鎖了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卻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裏的巡簡，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

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旂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卻在這裏。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欄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菓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菓品按酒，列幾盤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



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卻也看了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卻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沈醉。猛然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郛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拈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郛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數杯酒，不覺沈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踉踉跄跄，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床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